

加油,六年级女生

草和叶极盛时,山上的空气都染上一层淡淡的绿,呼吸间,是植物成熟的味道,春天来时,还是小婴儿那样的气息。尤其暮色降临,它会沿着草尖升腾,又有歌声从高处的树枝飘落,独唱,合唱,重唱,一唱一和,苍翠在浓阴处,秋虫们隐秘狂欢的舞台上,只是少了花的参与。

不由得出神,一朵花如果错过了季节,会不会很自卑?它本来应该在春天绽放,却不知道怎么耽搁了,看错时间?拖延症还是别的什么?总之,夏天过去了,它终于想开了,还能开成一朵好看的花吗?

就像我们,从小到大被提醒,7岁上学,22岁大学毕业,30岁之前要结婚生子,40岁安定下来,每一步都要踏在点上,一旦错过太阳,就可能错过星星月亮。

其实,是我们低估了天的厚爱了,要说比花草树木有一点优越的话,大概就是我们不用太拘泥于这样的时间节奏。

有的人21岁毕业,27岁才找到工作;有的人25岁毕业,但马上就找到了工作;有的人没上过大学,但18岁就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,有的人却花很多年在找寻自我;有的人在16岁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,36岁时却又改变了想法。

人生的每一件事似乎都取决于自己的时间节奏,有些人领先,有些人落后,但凡事都有自己的节奏,你有你的节奏,我有我的节奏。

爱因斯坦说过,并不是每一件算的出来的事都有意义,也不是每一件有意义的事,都能够被算出来。

大半辈子是文盲的姜淑梅,直到花甲之年才开始看着戏曲频道学字。识字多了,她看了山东老乡莫言的三本半小说:《天堂蒜薹之歌》《檀香刑》《蛙》,还有半本《红高粱》,看完之后说:这个我也能写。

编辑手记

非常文青

村子是扎根的树

□ 董国宾

我躺在坡上想事情,事情还没想完,一只鸟忽闪着翅膀,从我眼前飞走了。

我在想,西边地块的豆不怎么样,挨边的苞谷为什么还没抽穗,这只鸟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思,见势不妙趁机溜走了。

鸟在天空漫飞,飞到渠上叫几声,说着东一句西一句的话。它说了些什么,我没心情去知道。这时天际出现了几朵悬浮的云。

云满世界乱跑,一会儿朝西北走,一会儿又去了南边。走东窜西,跑南移北。不像是观光,也不像是奔波,只是被风吹着走。坡上有大片枯黄,也有大片浅绿。每棵草,每株豆禾和苞谷,都在长大成熟,努力把剩下的事情做好。

我躺在坡上想事情,事情还没想完,就进入了梦乡。村子、牛车、草垛、篱笆墙,旷野、田埂、茭草、扁豆荚,好多事都随着我去想。我不能用一个早晨,或一个黄昏,把一年的事情全部做完,就钻进梦里去躲躲。我想把手头的事放一放,暂梦中,又想到了一棵棵树。那是村子里的树,它们围着村子长。村东头村西头,最大的土堆上,最小的草垛旁,脱落墙皮的墙基处,有空隙的地方都有树的影子。树都扎了根,村子不再是空空荡荡的一片,在做一些树能做的事,把这些事做好了,就从梦里走出来,也便明白了树的道理。

人要执意想些事,做些事,就没白天和黑夜,睁眼闭眼都在想都在做。村子里的人,一年到头埋在没完没了的事情里。风能把人刮歪,也不肯回避一下,仍风里来雨里去;烈日能把人晒老,也不去躲躲,仍能在劳作田野里;寒冷能把人冻得矮一截,还赶着牛车奔东西。村子里的人,都在执意想事情,做事情,不愿意分清酷暑与严寒、白昼与黑夜,他们在睁眼闭眼做事情。

树,会在一个地方不挪窝地过一辈子,让人最放心。不像云和鸟,飞来又飞去,说的话悬在空中,多少年都不会掉下来。树在扎根的村子里,本分地过掉一个早晨和黄昏,一个丽日和阴天,过掉一生大大小小的时光。说一些自己该说的话,做一些自己该做的事。

远远地走进村子,最先入目的是树,像一个山丘,人似乎可以从上面走过去。老人和孩子都在树丛

75岁那年,她开始尝试将自己的故事写出来。76岁时,这些故事集结成书。读过的人说:每个字都“钉”在纸上,“戳”在心里。今年80岁的她已经出了四本书了,她甚至还有决心,只要活着,一年出一本书。

这是怎样的人生节奏。她在女儿艾苓眼中,她还只是个六年级女生。

“在我的学生中,姜淑梅同学年纪最大,学龄最长,她年龄八十,学龄二十年。在我的学生中,她和我最亲近,她是我妈。”

“姜淑梅同学年轻时的容颜我没有印象,我看到的是她越来越美的晚年,她一头白发,目光清澈,喜欢穿白裤衫或绿衫,历经沧桑后,她还保留了那么多的善意、激情和好奇心。”

她爱跟人讲:“跟着作家学写作,这才叫‘跟啥人学啥人,跟着神婆子会下神’。”

在“姜丝”眼中,她讲的那些故事是今天读书人大抵没听过没见过的事。那些故事令人心惊,心酸,心里发堵,她却用最简朴的字句讲出,不渲染不评判,事情说得活灵活现,态度超然,几乎让人觉得淡淡。

只讲故事不讲道理,可以抱怨、骂人、赞美的事情,她只是原原本本讲出来。

为了给第三本书《长脖子女人》配插图,“80后”的她开始学画画。就是这样的人生节奏。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,人生也没有一步路是白走的。

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说过,写法和活法一样,是教不会的。“那东西在一定程度上是与生俱来的。啊,反正加油好了!”

他山之石

在我们这座小县城,只要沾了“长”字,就算官,科长局长会长,每一个官都来之不易。

做了官的,就要关照自己的兄弟姊妹:日子过得不好的,要接济;没有经济来源的,要想办法给安排工作;在相关部门的,要利用关系找人提拔;经商做买卖的,要利用职权开绿灯……同一代人还不算完,还要延伸到下一代甚至下两三代——不这么做,亲朋的口水会淹死你,父母长辈也不容你,所有认识你的人都会觉得你不仗义,不讲究:“亲兄弟都不带,这人肯定没良心。”

不仅仅是亲姊妹,连堂亲表亲,老婆这边的七大姑八大姨……一个都不能少。有能耐的罩着没能耐的,在我们这里,天经地义。

别的地方得说,我爸是李刚,我们这里只要说,我表姑夫他二叔是李刚,就好使。不是因为我们这里的“官”品质有多差,实在是老规矩害死人,“是亲三分向”——老观念在我们这里根深蒂固。

流年碎笔

缘起

娘的第三本书《长脖子女人》是本民间故事集,编辑想配插图,跟我说正在物色画家,想不出哪位画家的画风跟娘的文字相配。

娘管我要过彩笔,涂抹了一段时间,她有剪纸的功底,应该可以自己插图。我跟编辑一提,他欣然同意,说:“可以试试。”

回头跟娘汇报,她说:“不行,你不看见了吗?我现在画啥不像啥。”我说:“你要是一拿笔,画啥像啥,画家都得饿死了。慢慢来,反正时间长着呢。”

娘又涂抹了一个下午,终于没有耐心:“你马上给编辑打电话,插图他爱找谁找谁,我不学了。”

“为啥?”“画得不好哇。你马上打电话,别让我着急了!”

我说:“好好好,我打电话。”我没打这个电话,写了封电子邮件,想了想,保存到草稿箱。

娘睡了一夜,想法就变了。第二天早晨我刚进门,她就说:“我画不好,还画不孬?画得不好,人家不放到书里不就行啦?”

“这就对了。反正你学画画呢,画着玩玩。”我故意问,“你昨天是怎么说的?”老娘嘻嘻笑:“张老师,我错了!我给你鞠一躬吧。”

出版方急于推出第三本书,书里没放插图,姜淑梅涂鸦却从此开始了。有个小朋友知道娘在画画,网购了画画教材和画工具送过来,娘从花卉开始,玫瑰、牡丹,荷花慢慢来,逐渐迷恋。

待她用笔熟练,我马上叫停:“不要再画这些花花草草了。”

“为啥?”“这些花花草草,小学生都会画,比你进步快。”

“那你让我画啥?”“像你写字一样,画就画那些别人不知道的事,你过去生活的村庄什么样,很多风俗已经没有了,你可以画出来。”

娘说:“好了老师,我知道了。”我以为娘会画一些简单的静物,棉车子啊,磨盘啊,等等等等。娘画出来的却是过去的生活场景和人物。

画画以后工作停歇,我去客厅喝水。娘突然说:“你跪下!”我不大相信耳朵,回头看娘。她说:“叫你跪你就跪!侧身跪!”

我看她一脸认真,并无怨恨之气,我乖乖跪在地板上。

她说:“哦,你起来吧。我想画一个人跪着,俩腿咋都画不好,这回你看清了。”娘的眼神好,太阳底下细针线比我麻利。画画以后,渐渐感觉眼神不够用,

人在旅途

与动物对视,你在疲倦,芜杂,烦闷,无聊之后,看动物,看到它们的憨态,懵懂、无邪、天真,俗念顿消。

有一次,友人陈老大在山中采风,看一群猴子嬉戏、追逐、攀爬、恋爱,背孩子。他在看猴子,有只猴子也在看他,并且仰天长啸。陈老大忽然觉得,那只脸色绯红,略显倦态的红脸猴,极像喝过酒后的自己。

“一只中年猴,在种群中的地位争夺成功或失败之后,向天而歌,性情表达得淋漓尽致,人却没有这样的勇气。”陈老大感慨,已经有多年没有与动物对视了。那只猴子,是他上辈子留在山中的兄弟。

我也有好久没有打量过那些生灵。一只猫,立在瓦脊上,在黑暗中向你瞪着黄色的眼睛,这只猫是在看你,然后,一转身,在瓦上嗖嗖走远了。猫或狗,曾经是我们儿时的玩伴。一头山羊,或一头水牛,在乡间的土路上,我们曾经和它们相遇对视。羊在路边吃草,头仰向天空咩

“是亲三分向”害人

□ 卢海娟

拼却丢了官也要照应的亲戚,并没有想象中的感激涕零,大多都觉得本该如此。伸手要的次数多了,脸皮也就厚了,要什么都不会动一点羞耻心,尤其是经商,利欲熏心,常常把帮他的人拖下马来。

这又何苦?那天在一场饭局上遇见一对小青年,唧唧我我的两个人原本很是融洽,突然,男孩变得极为紧张,低头很严肃地和女孩说了几句话,女孩很是惊讶,向远处望了一下,很坚定地摇了摇头。

男孩又嘀咕了几句,女孩显得很生气,男孩看起来很纠结,不过这只是一瞬间的事,男孩起身,向另外一桌走去。

足足隔了七八张桌子,我好奇地观望,只见男孩毕恭毕敬地对着那一桌上的某个人似乎在解释什么。那人的姿态,看起来极为傲慢,好像还拍了桌子。好久,男孩才匆匆回来,强行拉着女友说:“快过去,那是我三叔。”

女孩挣扎着说,你三叔怎么了,我还不想见你的家人。

男孩恶狠狠地说,我爸妈可以不见,三叔必须得见。我们家的事,都得他点头。女孩拗不过,勉强过去了,大概是客套了几句,好歹又回到我们这桌来。

两个人再没有最初的粘腻,男孩一个劲地道歉,我听他说,我最恨我三叔了,花了他几个臭钱,谁家的事都管。要不是给我安排工作,我才不搭理他。

我暗自笑了:又一个小白眼狼。可是,这种白眼狼是谁养起来的呢?

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,兄弟姊妹多,一人当鸡犬升天。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,何况凡俗之人?谁家都有龙凤种,谁家都有“拉杂”,约定俗成的,兄弟姊妹中,过得好的得照顾得不好,过得好的花了钱出了力,也顺理成章可以指点江山,常常在被接济人面前耍耍威风。

一家之中,谁有能耐,谁有钱,谁就说了算,就是一家的主宰,其他的,可以忽略不计。

正是这种畸形的家风导致亲情的缺失。事实证明,那些给过自己很多钱的姑姑或是舅舅,并不是孩子心中最敬仰的亲人。很多孩子长大之后,都不会带着反哺之心回报这些人,相反,他们会压抑心中的仇恨挣脱这些人的羁绊,成了不折不扣的白眼狼。

畸形的家风必然形成畸形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兄弟姊妹之中,何必分出地位的高低身份的尊卑呢?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,有钱有权不是唯一的快乐,不要把钱和权施舍给自己的亲人,不要按自己的意志过度帮助家人。你在你的仕途上飞黄腾达,也应该容许你的亲人做个清贫自在的农人,做个心安理得的普通人。如果真的在意亲情,就拿平等的,尊重的心,不在亲人之间炫耀,不打扰彼此的生活,不介入亲人的家庭——所谓相亲相爱,就是在不均等的时刻,依然毫无芥蒂,心意相通。

小说世情

“人散”

□ 陈晓辉

民国画家丰子恺有一幅小画,一钩新月,一挂竹帘,藤椅小桌上,一只茶壶几个茶杯,旁边小字:人散后,一钩新月天如水。画面简单寥落,颇有雅人深致。

但是“人散”二字,在我的老家还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解法。

那天街口坐着一群大娘婶子闲话桑麻,还有两个小朋友在旁边玩耍,一派乡村田园气息。我带着两岁多的儿子去凑热闹,谁知儿子像个土匪,先抢了一个小朋友的玩具。我批评他的时候,他充耳不闻又把一位奶奶递过来的花生扔了一地。我刚想把他拎过来,他又飞快地跑走,抓一把土扬向不远处几只觅食的鸡。好端端的田园浪漫,被他搅得鸡飞狗跳。

一个奶奶笑着说:“你可真是个人散!”另一位大婶看我一脸茫然,给我解释:一群人正在说话,你一来,别人都散了——叫作“人散”。说明这个人没有人缘,惹人厌。

我哈哈大笑,儿子果然是个讨厌的小“人散”。多生动鲜活的语言!

丰子恺的“人散后”,有唐诗宋词的韵味,是诗情画意,是精神的浪漫与诗意的栖居。画面上不见一人,却有月下的茶壶和几只茶杯,不难想象,三五好友月下聚会,以茶代酒,说到投契处,也许那茶斟了一巡又一巡,直到月上竹帘,方才不舍散去。

或许还约下次相聚,或许就是最后的道别。令人想起李后主的“无言独上西楼”,唯无言,方有万言;唯不见一人,才见热闹。

留下的那个人,看着天上一钩新月,此情此景,寂寥又丰富,快乐又忧伤。

而乡村的“人散”,透着惫懒无赖的可厌,又有混沌懵懂的可爱。这个人多半不会作恶,真的恶人,别人怕还来不及,怎么敢给他难堪?这个人多半很笨,知道自己人缘不好,偏偏去人多处自讨没趣。这个人可厌又不自知,或许还得意扬扬想去炫耀什么,但别人一哄而散,留下他一人原地发蒙:怎么正好我来,别人都有事走了?

留下的那个“人散”,又可怜又可厌,又有点让人不忍。

画面上的人散,是精神的惆怅与微冷。生活中的“人散”,是现实的不堪与无奈。

两种“散”,两种人生。

姜淑梅涂鸦

□ 艾苓



插图 姜淑梅

想做白内障手术。去哈尔滨手术时间临近,她又胆怯了:“算了,俺都八十岁了,还能活几年?拉倒吧。”

“你怕疼?”她反问我:“咋说也是手术,能不疼吗?”

“我都问了,手术打麻药,不疼,麻药劲过了,也不怎么疼。再说了,你还想不想当画家了?”

她想了想说:“豁出去了,做手术!”术后第二天,接下眼罩,我们都暴露在娘的火眼金睛下。

她说:“哎呀爱玲,你鼻子上的毛孔咋那么大呀?”

我笑:“这是黑头,最近没处理。”她说:“你脸上那几个是老年斑吗?”我大笑:“这几个是雀斑,都陪我好几十年了。”

“哎呀爱玲,你脸上也有皱纹了,我以前看不见,以为你一点儿皱纹都没有。”从哈尔滨回到老家,她各处看:“哎呀,俺以前看窗户就是白色的,这也不是全白,还有小点点啊。”

她发现了灶台上的虾皮:“虾皮上还有眼睛啊?这些小眼睛俺都看见了!值!手术钱没白花!”

娘为民谣画插图,每天涂鸦,我偶尔看看,说:“这个画得不对啊。”

娘说:“咋不对啦?以前挨饿牲口都死了,‘多拉梨子娘拉犁’,说的就是那时候。”我说:“你这是画了两组人物,朝两个方向犁地,上面这两个人脚画在上面,好像会空翻。”

娘从中间一剪子下去,翻转过来放,方向就对了。只是中间的缝隙无法补救,只好画。

难题

听说老年大学美术班招生,我去给

娘报名。看门大叔拦住我:“你想给谁报名?”

“我老娘。”“多大了?”

“八十岁。”“我们这儿只收七十岁以下的。”“你们这是歧视老年人。”

大叔说:“不是歧视,想报名的人太多。要是收一个八十岁的,那些七十岁的都得找上门,我们招架不了!”

报名遭拒,意味着我娘只能自学成才。根据专业人士指点,我给娘买了各种农民画和齐白石的写意画。画画工具也添置了很多,她想玩哪样玩哪样。

有一次,娘先画了一只白色大公鸡,画得真不错,左侧又画了花,好像是牵牛花,花朵硕大。

我说:“好是好,缺少一点儿地方特色,最好有过去的鲁西南特色。”

娘指着右侧说:“我还准备画一个房子,再画一个磨房的人。”

我说:“娘,你应该先打草图,把这些东西都画好,再慢慢涂色。”

娘反问我:“打草图?俺谁会?”过了一会她说:“俺一边画一边想,画房子,画人,刚想起来。”

某次,娘拿来一页文字说明,想让我看看,她再誊抄到画稿上。

我在上面直接修改,把一个多余的逗号圈起来,画上删除符号。

娘问:“这是啥东西?”“删除符号。”娘拿起那页纸端详半天,有点儿发愁:“这几个圈你咋画的?俺是不是得抄到画上?”

突然想起,从写作那天开始算,娘还是小学生。我赶紧给她讲啥叫删除,啥叫删除符号,这里为啥要删除。

六年级女生,继续加油!

与动物对视

□ 王天生

叫。那头水牛,犄角长长,嘴巴咀嚼草料,硕大的牛眼,冷不丁地朝你眨巴两下,头又转向别处。

与动物对视,它们的眼帘是下垂的,透露出胆怯、谦卑。许多年前,在气候湿润的水乡小城,我曾遇到一头驴。邻居杨大爷用驴给乡人磨米面,这当然是杨大爷的生计。驴在不拉磨时,被拴在一棵棵树上,我有时看到杨大爷和那头小毛驴对视,杨大爷用手在小毛驴的脖子上摩挲,小毛驴温驯地眨巴眼睛。

与动物对视,是一种交流,彼此的眼神中会流露出什么?

春天,在草木扶疏的上海野生动物园,隔着一层防弹玻璃,与一只狮子对视。那只狮子,长相英俊,好像并不知道我的存在,或者根本没有将我放在眼里,眼神是平和的。不知道,我在狮子瞳孔中究竟为何物,总之那只狮子根本不想攻击我,也没有攻击我的意思。

棕熊圆鼓鼓的,走起路来一摇一摆,表情有点儿呆萌。与一只羚牛对视,望你的眼神一愣一愣,你看它,它望你,相距咫尺,面面相觑……

有人说,与灵长类动物对视,它们的眼神好像都有故事。这些动物在动作、神态和应对事情的某些表现上和人类极为相似。

有一对山魈,我在认真地看它们,它们沉浸在自己的天地,举止亲昵,又像是在生对方的气,在房子里走动,根本不在乎旁人的眼光。

成年山魈的脸,似一张京剧脸谱,色彩鲜艳,酷似鬼怪。那俩山魈,显然是一长一幼,年长的用手爪替年幼的梳头。

山魈,动物园的指示牌上说,生长于非洲的灵长类动物。看到它们的长相,脸上天然的妆容,想起《山海经》《聊斋志异》等神话传说中的,独脚鬼。(太平广记)说:“山魈者,岭南所有之,独足反踵,手足三歧。其牝好敷脂粉。于大树空中作窠,有木屏风帐幔。”《清稗类钞》中称:“此物皖之山中常见之,土人不敢

犯,呼为山魈,实佛弗、雉、狙之属也。”那些远古的意象,与山魈是一回事吗?山魈还是中国古书中的一个山魈吗?

野生动物园,其实是人类模拟的有兽山林,在这里恢复、还原的某些场景,有秩序地回忆失散野性的与呆萌的天真。身在其间,有人体会荒蛮,有人感悟天伦,有人看到爱情。

动物园不是动物的故乡。在那里,我的目光无法与它们交集,只能看到动物们为食物与爱情而争的生活态度与简单活法。

特定的环境下,人与动物对视,会有怎样的心灵震撼?一次,观展展,在远离城市的高原,有个人,与一头小毛驴对视,毛驴眼中闪烁着孩童般的天真,那个人双手抱着驴的脖子,双目微闭,他是在享受人与动物之间的心灵感应,以及一种回到自然的久别重逢。

对视,其实是一种平静,山林大野的平静。用眼睛的余光承接,然后目送一只动物从你面前经过,消失在远处。